

# 欧洲传播思想史

许正林 著

A History of European Communication Thoughts  
By Xu Zhenglin




上海三联书店

# 欧洲传播思想史

许正林 著

A History of European Communication Thoughts

By Xu Zhenglin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传播思想史/许正林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5. 4  
ISBN 7-5426-2055-X

I. 欧… II. 许… III. 传播学—思想史—欧洲  
IV. G206-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0147 号

**欧洲传播思想史**

---

著 者/许正林

责任编辑/王秦伟  
装帧设计/范峤青  
责任制作/林信忠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mailto: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上海印刷四厂有限公司

版 次/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576 千字  
印 张/40  
印 数/1—4200

---

**ISBN7-5426-2055-X/G·711**

**定价 58.00 元**

## 序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 E·M·罗杰斯曾经说过：“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这种“好奇心”驱使他去探寻被 W·施拉姆确认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库尔特·卢因、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与前人思想之间的联系，并从 19 世纪欧洲三位伟大的思想家达尔文、弗洛伊德、马克思那里找到了传播学主流学派产生的思想根源——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创建了非语言传播的研究领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通过批判学派、帕洛阿尔托学派和哈罗德·拉斯韦尔直接影响了传播学领域，并通过卡尔·霍夫兰间接地影响了这个领域；法兰克福学派则将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理论列入传播学批判理论的谱系之中。

《欧洲传播思想史》的作者则将欧洲传播思想的源头回溯至 2000 多年前的古希腊，试图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后世的诸多思想家那里探寻传播思想源起及流变的过程。当然，古希腊哲人传播思想中的“传播”与 20 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传播学中的“传播”多有不同，前者泛指思想观念的外化形态，后者则特指借助大众媒体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但是谁又能说历史长河的两端（即使距离再长）没有联系，互不相干呢？事实上，从当代欧洲传播学者的观点和著述中，我们仍然能够感知其先哲们思想的灵动——不只是人文主义的传统和浓重的思辨色彩，还有矢志不渝的批判精神。苏格拉底和他的信徒们极力推崇雄辩术，而将文字传播视为没有灵魂参与的愚蠢行为；亚里士多德则坚信拓展视野的工具不如一双好眼睛更为可靠……。由于他们对技术介入的大力鞭笞，保罗·利文森将其称之为“希腊批评家合唱团”（the Greek chorus of critics）。如今，欧洲批判学派的学者们不正是在以更大规模的“合唱”对传播技术进化带来的人类社会的异化现象进行猛烈的抨击吗？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也以其关于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的革命性思想成为所处时代的叛逆者。不同的是，他们的先哲是反

对进化的，而他们则举起了社会进化的大旗（当然，马克思也对社会进化中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批评）。欧洲思想家们这种批判精神的一脉相承，是我们应当特别予以关注的。

本书作者避开有关“传播”抑或“传播学”概念的纷争，从欧洲文化的源头开始，将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直至现时代欧洲思想家们在其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论述中大量涉及的传播思想作了清晰的梳理，后六章则重点描述了当代欧洲传播学派的传播思想，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社会文化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结构主义思潮中的传播理性原则、符号学理论体系、阐释学与语义学理论以及媒介理论与大众传播理论并进行了评析，为读者展示了欧洲传播思想产生、发展、嬗进的全景图画。尽管如同作者所言，这本书只是教科书式的介绍与描述，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与评价，但对于读者而言，特别是对于“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们而言，客观、系统、公正的“教材”或许比“根据自己的观点来评论别人的哲学”的宏论更加重要，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直接地与大师们神交，与一流思想对话，并因此而获得“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的深刻认知。我想这也正是本书作者许正林教授的初衷吧。感谢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生动而珍贵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使这本煌煌五十多万言的思想史著作读来饶有兴味，不觉枯燥，也感谢上海三联书店使它能够尽早与广大读者见面。希望这本书能够使读者开卷有益，也希望先行者的筚路蓝缕能够为欧洲乃至世界传播思想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程曼丽

2005年3月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 目 录

绪 论	1
<b>第一章 从远古到希腊:传播观念的缘起</b>	25
古希腊神话:口头传播的思想	25
祭仪:作为最初的人的传播	33
语言中的传播观念	36
文字的出现:思想的符号	40
<b>第二章 思想的言说:古希腊人的传播观</b>	50
政治之学:古希腊的修辞学	50
逻各斯:赫拉克利特的传播观	61
精神助产术:苏格拉底的对话与交际观	64
语言与表达:柏拉图的对话观	67
古希腊修辞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	71
民主化:希腊化时代的传播观念	80
神学逻各斯学说:斐洛	82
<b>第三章 政治之术:罗马帝国的传播观念</b>	85
罗马帝国的文化策略	85
罗马帝国时代的传播思想	93
西塞罗的演说理论	96
<b>第四章 中世纪:宗教文化传播的时代</b>	104
中世纪的修辞学教育	104
中世纪言论与思想控制	106
巴比伦塔:《圣经》中的传播观念	113
中世纪宗教传播的通俗化	115
宗教与文化传播观念	119

宗教的自我传播探索	125
<b>第五章 人性的觉醒:文艺复兴时期的传播观念</b>	129
人学与神学的对立: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背景	129
文艺复兴时代的演说术	135
马基雅弗利的政治宣传观	139
但丁的俗语论	140
培根的谣言论	143
马丁·路德的布道论	146
弥尔顿的出版自由观	148
贵族文化:法国沙龙与英国咖啡馆	161
<b>第六章 理性与自由:启蒙时代的传播观念</b>	166
信息公开:一种制度的思想起源	166
洛克的言论自由观与法国启蒙运动	174
思想交流方式:卢梭的语言起源论	182
法国大革命:传播的革命与革命的传播	187
政治传播:罗伯斯庇尔的传播观	192
《人权宣言》与《出版自由法》:资产阶级言论自由文本	195
<b>第七章 19世纪:阶级传播意识的形成</b>	200
资产阶级传播制度的建立	200
舆论自由:密尔的经典阐述	202
马克思的传播观:无产阶级的传播理论(一)	211
列宁的传播观:无产阶级的传播理论(二)	227
<b>第八章 现代传播观念: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b>	236
法兰克福学派:欧洲批判理论的代表	236
批判理论的思想渊源	239
批判学派的特征	244
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批判	247
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批判的筹码	250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关键词	256

法兰克福学派评价	269
霍克海默的大众文化论	271
阿多诺的文化工业论	275
机械复制:本雅明的大众传播论	281
“单向度”:马尔库塞的传播影响论	289
社会交往:哈贝马斯的传播论	297
<b>第九章 大众传播与社会:文化研究理论</b>	<b>332</b>
文化研究学派的特征	332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	339
霍尔:编码解码理论	356
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传播行为理论	365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论	392
女性主义传播批评	399
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媒介批评	411
<b>第十章 结构主义:传播的理性规则</b>	<b>414</b>
结构主义学说谱系	414
索绪尔:话语体系的群体共建	418
列维-斯特劳斯:人类联结的结构主义观	425
拉康:“我”与他者认同的“镜像关系”	431
阿尔都塞:公意与质疑	434
皮亚杰:言语表达的集体制度性	437
巴特:解读大众媒介“神话”	439
福柯:知识的话语构成	446
德里达:语言的差异与踪迹	448
<b>第十一章 符号学:解读传播密码</b>	<b>456</b>
符号学的学说地图	456
叶尔姆斯列夫和雅各布森:符号的隐喻与转喻	464
格雷马斯:符号语义论	466
艾柯:代码论和符号产生论	472
克里斯蒂娃:意识形态符号论	476



卡西勒—朗格:美学符号论	478
巴赫金:符号学诗学与对话理论	479
麦茨:电影符号论	481
范·戴克:新闻符号论	483
费斯克:传播符号论	487
鲍德里亚:符号消费论	490
<b>第十二章 阐释学与语义学:思想传播的哲学</b>	500
阐释学与神学释义学	500
施莱马赫:阐释循环论	503
狄尔泰:“精神科学”方法的阐释	506
伽达默尔:作为积极理解的阐释	510
雅斯贝斯:密码理论	522
福柯:话语理论	526
利奇:语义学理论	533
<b>第十三章 媒介理论与大众传播理论</b>	545
纽曼:“沉默的螺旋”	545
布尔迪厄:电视批判理论	554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	585
<b>结 论</b>	610
<b>参考文献</b>	613
<b>后 记</b>	628

## 绪 论

### 思想史概念

在西方学术史中，“思想史”有多种表述，一般称“Intellectual history”，如拉凯普莱和卡普兰(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L. Kaplan)的《现代欧洲思想史》为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也可以称 history of thought，如梅尔茨(John Theodore Merz)的《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为 *A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还可以称 history of ideas，如詹姆斯(Preston E. James)的《地理学思想史》为 *All Possible Worlds-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等。“Intellectual”侧重于指知识精神；“thought”侧重于指某一时代、某一领域的思想；ideas 则侧重于指观念，所以思想史又可以称为观念史。观念史这一概念起源于 19 世纪雅克布·布可哈特和阿克顿等人的历史学观念，到 20 世纪阿瑟·诺夫乔伊教授将思想史发展成为一个学科。

虽然诺夫乔伊教授反对把对思想的历史研究分解为哲学史、文学史、科学史等，并提出进行一种学科间的探讨，但并未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一般认为，观念史介于哲学史和文化史之间，它比哲学史更宽，而比文化史要窄。观念史并不仅仅研究少数精英的思想，精英思想通常是哲学史研究的范围，而文化史通常还要研究大众的行为、习惯、信仰和所有人的观念。至于思想史，它是观念史中重要的内容。观念史关注于思想史的内容，因为思想史体现和代表了对在社会中广为传播的某些观念和信仰所进行的加工和提炼及其表达。

那么，思想史与观念史区别在哪里？思想史家琼·埃哈德认为历史观念史包括三种类型的历史：一为大的世界体系中的个人历史、由观念所体现与代表的集体和不同的现实的历史、思想和情感样式的结构史。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则认为思想史包括“历史观念史”(常常在哲学的阐述上系统地研究思想)、思想史自身(研究非正规的思想、观念的氛围和知识的演进)、社会观念(研究意识

形态和观念的传播)和文化史(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研究文化,包括对世界的观念和集体心态)等内容。达恩顿还认为,这四个不同的层面体现着从“高”到“低”的传递,因此,他用“高”和“低”的两个中心概念来概括思想史所研究的全部内容。罗杰·夏蒂埃认为,思想史领域的研究范围事实上为所有思想样式。<sup>①</sup> 这些区别在表述中,事实上暗含着对思想与观念的界定,以及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什么是思想?杜兰特先生说:“这可能很难回答,因为思想包含了一切,而只有通过这‘一切’,思想才能得到界定。思想是我们最直接感受到的事物,但也是人类最终极的秘密。我们所了解的外在世界都是由思想构筑的,所有的人类成就都可以在思想中找出其起源和归宿。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舞台上,那些伟大的转折点都是思想的产物。”<sup>②</sup> 也就是说,人类所有认识世界、表达世界的精神文化都是思想。

英国的托马斯·卡莱尔被认为是一个赋予“思想”这个词专门意义的人,卡莱尔的意思是,“思想”是一个“理智和精神的有机体”,是外部水平的内核和动力。

19世纪的英国哲学史家梅尔茨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一书的导论中全面讨论了思想。梅尔茨认为,思想是隐蔽的世界,在他看来,“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五彩缤纷的外部事件和变化的背后,有着一个隐蔽的世界,它由产生这些事件和变化或者伴随它们的欲望和动机、情感和动力组成;在光怪陆离的人世表象的背后潜藏着内在的思想区域。只有当事实和事件不再互不相连,只有当它们在我们看来按照某种设计和目的联结在一起,把我们带回到某处原始的原因或者向前引到某个确定的终点时,我们才能从历史这个词在现代语言中获得的意义上来谈论历史;在外部事件下面的或者与之相伴随的隐蔽动机、欲望和活力也是如此,在我们能把握和记载它们之前,先得使它们取得某种联系,使它们处于某种秩序和连贯之中。隐蔽的思想元素是这样的东西,它使事实和事件可以按年代顺序加以排列,并另加评论,它成为它们的基础并把它们连接起来,它必须由历史学家加以复现而展示给我

<sup>①</sup> 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李宏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7页。

<sup>②</sup> 威尔·杜兰特:《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王琴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们”。<sup>①</sup> 简言之,思想这种东西是指我们与历史建立的一种联系,和所描述的历史上各种事件之间的联系,以及所认定的这种联系的某种有序性。所以,思想的本质就是指一种历史的复现,对纷繁世界的论断。

梅尔茨认为,“思想是不能定义的”。在他看来,许多人可能要求给思想下一个定义,或者给自然界、生活和思想之间的实际关系作一比较精确的陈述,但这种定义必须留给读者自己去下。他说:“在拒绝给我所说的思想下定义上,我采取的观点同马克斯·米勒教授在他的最新著作《思想科学》<sup>②</sup>中所持的观点相对立,他在那里说:‘我说的思想是指思维活动,而我所说的思维无非就是指结合,我并不妄想说,其他人无权在他们所喜欢的任何意义上使用思想,只要他们清晰地加以定义。’就这位历史学家的这部著作的一部分定义而言,我坚认,这是他做记叙的结果和产物。读者细心研读过这部著作后,就会留下这种印象:历史主要不是一门通过分析来研究的科学;历史试图把浩瀚的细节收集起来安排成一幅生动图景。像过分写实的明显一条那样的过分严格的定义会损害总体效果。”<sup>③</sup>事实上,在此后的叙述中,梅尔茨仍不自觉地暧昧地界定了“思想”这一概念:“‘思想’这语词在我看来能作极其广泛的应用,即用来按照最普泛的精神标示这一切现代志向的共同目标和努力之中可能包含的任何具有真理性和价值的东西。”<sup>④</sup>最简单地,思想是一种精神产物,是一种判断的概括。

思想有多种意义,梅尔茨认为,“思想不仅指明确的、清晰的、有一定方式的思想,并且也指由欲望、冲动、感情和想像构成的大区域,而我们应当承认,它们全都在灵魂的内心生活和外部世界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sup>⑤</sup>

对于思想品格的意义,历代思想家都非常看重。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要想了解历史和理解历史,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并且认识这种过渡里所包罗的思想。”<sup>⑥</sup>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精髓就是思想,历史阶段之间的连接物也是思想,也正是在历史流变的长河中显示

① 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周昌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页。

② Marks Mill. *The Science of Thought*. London, 1887, p. 1.

③ 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周昌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页。

④ 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周昌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页。

⑤ 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周昌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页。

⑥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思想的继承性。所以黑格尔说：“在一个民族的发展中，最高点便是它对于自己的生活和状况已经获有一个思想——它已经将它的法律、正义、道德归合为科学，因为在这样（客观的和主观的）的统一里含有‘精神’自身所达到的最深切的统一。”<sup>①</sup>就是说，思想就是民族，也是人类所有精神产品的凝聚与关联性，它们常常包含在法律、正义、道德等形式中。

“观念”(idea)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译为“理念”，所以“观念”一词最早来自于柏拉图。柏拉图认为事物都有个理念(eidos; idea)，它是事物的“型”，决定着事物的本质。柏拉图关于现实的本质这个最卓越的理论就是其著名的观念(或形态)理论，在这个理论里，他看到位于物质对象的动态世界背后的一个不变的完美的永恒的形态范畴。观念的这个概念引发其对于唯心论的起源进行思考。柏拉图认为，只有依靠智力，人们才能了解观念或形态。不过，现实事物与理念是有差距的，因为客观事物总是难以充分实现理念。因此，可以说，观念就都是我们极尽想像的产物，是想像出来的用来衡量事物的尺度，想像一种东西，总是往完美里去想，想得眼花缭乱的，所以，理念就同时是理想——从 idea 到 ideal 的语言学演变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柏拉图认为，现实基本上是精神上的或非物质的——仅仅是一种观念。这个物质世界就像映在洞穴墙壁上的影子一样，只是对于现实的歪曲和错误的反映。因此，个体的人不是真实的，而实际上是很多表现形式中相同的一种形式或观念。后来洛克和贝克莱也使用“观念”来表示感官印象或感官材料。

观念就是人类在认识世界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思维的基本要素，是思想的分子，它构成思想的海洋，观念促成思想形成与发展，当观念在一个思想者、或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形成体系时，就构成了思想。而观念总是不系统的、杂乱的，所以，诺夫乔伊说：“观念史因而不是那种具有高度专门化思想的不科学的研究对象，在一个思想被专门化的时代中，观念史的研究有某些困难。”“哲学史以及关于人类所有各个方面反思的历史，大部分是观念混淆的历史。”因此，他说，“观念史是一个试错(trial-and-error)的历史”。<sup>②</sup>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2 页。

② 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 页。

观念史研究对象的界定是困难的,对此诺夫乔伊进行了严格的辨识。首先在于某些含蓄的或不完全清楚的设定,或者在个体或某一代人的思想中起作用的或多或少未意识到的思想习惯。“正是这些如此理所当然的信念,它们宁可心照不宣地被假定,也不要正式地被表述加以论证,这些看似如此自然和不可避免的思想方法,不被逻辑的自我意识所细察,而常常对于哲学家的学说的特征具有最为决定性的作用,更为经常地决定一个时代的理智的倾向”。<sup>①</sup> 这是所谓思想习惯,是指那些在某一时代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模式的、潜在的逻辑设定,或未能意识到的思维定式。也就是被认定为存在于人们心中而没有被明确表述出来的东西。其次是某些特有假定或理智的习惯。这种理智的习惯总是让人们本能地倾向于把所有一般概念的意义归结为那些属于这类概念的具体可见的特殊事物的枚举。再次是,观念史要研究的还有这样一些观念,“它们存在于被早期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所明白阐释的某种单一特殊的命题或原则之中,以及和那些作为或曾被设想为它的推论的进一步的命题处在一起”。<sup>②</sup> 这些观念和这些原则紧密相连,只有弄清了它们,才能对与之相对的命题有一个明晰的了解。

思想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特性。正是有着人类的思想,才有了人类的文明史。所以何兆武先生在讨论思想史时,是与文明史相联系的。何先生认为,“没有人类的思想就没有人类所创造的事业,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史,而只有和其他物种一样单纯的自然史。没有人类的思想,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或者不文明)的历史。都是由于人类有了思想活动的缘故,人类才有了文明史。在这种意义上,一部人类文明史也可说就是一部人类的思想史,是人类思想活动及其表现为行动的历史。思想一旦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之上,它就赋予历史以生命和生机,于是就有了文明史。思想是使人这个物种有别于其他物种的要素,或者说,人是一种能思想和有思想的动物,而思想之所以能够创造文明,其奥秘就在于思想是可以积累的。其他的物种都没有思想的积累,所以每一代都只能简单地重复他们前一代的活动,那只

<sup>①</sup> 参见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译序。

<sup>②</sup> 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是自然的或本能的活动,而不是思想的或(广义的)理性的活动。惟其是思想的或(广义的)理性的活动,人的知识才是可以积累的,每一代人才有可能利用此前积累的基础之上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所以每一代都比前人来得更加高明(或者更为恶劣)。自然史本身虽然也各有变化,但是并没有进步之可言。因为是有了思想,人类文明才有可能而且确实是在不断地进步和创新”。<sup>①</sup>的确,思想作为一种知识产物,具有理性特征,具有积累性,即思想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文明是如此,思想家自身也是如此,所以,思想是一个有序的体系,也正因为如此,才不断有思想史出现。

### 思想史范式

范式(paradigm),是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著《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其原本是针对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哲学概念,这一概念涵盖学术理论、学术方法和学术主体心理等多个方面。但作为一种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一种普通性的学术学则、一种模拟、一种多维的“看的方式”,已被不断地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和人文学科领域。作为一种学术思维维度,范式的内涵是丰富的,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在《范式的本质》一文中将其归结为21个不同方面,能够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至少有以下诸多方面:可指一个科学成就、一本教科书或经典著作,一个完整的传统,一种公认的模式,一种形而上学思辨,一个习惯上公认的方式,一种规范的评说,一幅“格式塔”图等等。<sup>②</sup>

无论是思想,还是观念,既有传承的一面,因而形成史,也有断裂的一面,因而有了“观念的单元”的说法。比如关于言论出版自由,1644年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提出,只有通过言论出版公开,才能保证人们真正获得真理。他说:“把真理和虚伪放在一起,通过自由的公开讨论,有谁见过真理失败了呢?”1859年,密尔发表了《论自由》,他在文中运用了弥尔顿压抑言论自由就是压抑真理的见解。他认为,如果被压抑的见解是真理,就剥夺了人们获得真理的机会,即使被压抑的是虚伪的见解,也剥夺了人们通过真实与虚伪对抗,达到更加了解真实的

<sup>①</sup> 何兆武:《西方哲学精神》,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103页。

<sup>②</sup> 伊·拉卡托斯:《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周寄中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机会。虽然如此,密尔和弥尔顿的“自由观”从其内涵来说,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弥尔顿的自由观是建立在基督宗教天赋人权价值观的基础上的。弥尔顿认为,人的理性是高于一切的,因为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人的灵性,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首要部分。而密尔的自由观则是建立在政治与道德的价值观上的,所以他主张应有真正宽容的公众舆论,认为这才是自由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对自由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因循守旧、气量狭窄的公众舆论。弥尔顿和密尔的区别向我们显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想价值观,思想家们所关注的重点也不一样,呈现出其不同的特质,这就是历史的断裂。不仅如此,即使谈论同样的内容,由于处在不同的时代,思想家们也会对那些看似相同的内容进行增添和删减,即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定义和含义或意旨已完全不同。

这样就形成了思想史的基本范式:其一是关注思想与观念的流变;其二则是关注产生流变的时代因素,即语境的影响;其三是特定语境下的思想特质。

“语境”作为一种方法,对于思想史的考察具有积极的定义。对此,英国著名思想家昆廷·斯金纳说:“思想史家能够帮人们理解久远的价值观念如何凸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和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方式,反思在相异的可能状态下不同的时间中我们所作出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理解能够有助于我们从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有助于对它们的重新理解。带着更宽广的可能性的观念,我们将远离我们所承继的思维定式,在所要求的新的精神下,我们叩问自己,我们将思考它们些什么。”<sup>①</sup>

欧洲思想史从古希腊至今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从古代的自然本体论转向近代的认识论,另一次是从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现代的人类本体论(社会本体论)。而在这后一次大转向中又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转向人类存在本身,一般称为“人类学转向”;另一种则是转向人类所使用的语言,并把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学术界常称为“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

西方哲学从最初思考自然和人存在的根据,到思考人自身的认识

---

<sup>①</sup> 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李宏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1页。



活动与认识能力,从而形成人学哲学,当叔本华提出人的生命意志是世界的本原,而人的表象则是世界的诸多现象,并激起尼采、狄尔泰、柏格森等人分别从人、人的生命、生命的绵延来探讨世界的本原时,从而形成了欧洲哲学的“人类学转向。”

在由认识论向人类本体论转向的过程中,哲学的语言学运用失误被提出来,进而胡塞尔等人发现了语言学比心理学在哲学中更加重要,再进而就有了海德格尔提出的“语言是人存在的家园”,以及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的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语言学转向”。

此后的哲学阐释学、符号学哲学、结构主义哲学、后结构主义哲学、后分析哲学,乃至种种科学哲学,都以语言作为重要研究对象,甚至以人学为主的一些人本主义哲学,像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精神分析和后精神分析等,也都关注起语言问题,并用语言学的方法来进行思考和研究。尤其是现代哲学兴起以后,从语言、话语、对话、交往等语言本体论的角度探讨了西方的社会、政治、文化,成为一种新趋向,语言学问题就成了后现代哲学的关注焦点,这就是“语言学转向”带来的后现代成果。

观念史有观念史的范式。诺夫乔伊在《存在巨链》中,提出对观念史的三原则,应该是所有思想史论者都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

第一,观念史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研究领域,如哲学史的研究领域,观念史的研究者应当穿越全部历史领域,即单元——观念以各种重要性出现于其中的那些无论是被称为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宗教还是政治的历史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去追溯历史学家离析出来的每一个单元——观念。他认为,有些领域被人们认为与观念史研究无关,然而实际上它与观念史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第二,观念史的研究不宜采取按国别、种族或语言来划分的方式进行,而应该按照一定的时代,或者该时代中的某些群体的划分来进行。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英国观念史,也没有什么法国观念史,国别之间的区别固然重要,但是观念变化主要还是时代的影响。在他看来,同一国家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在思想上的差异,远远超过同一时代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在思想上的差异。

第三,观念史研究的最大任务之一就是运用自己独特的分析方法试图理解新的信仰和理智风格是如何被引进和传播的,并试图去说明